

已消失的京滬著名大學

何人

文化 經濟



新學年開始之時，美國著名華文作家喻麗清有一段文字特別引起我注目：「一山不容兩虎。可是在舊金山附近，卻是兩虎並存：一個柏克萊加州大學，一個史丹福大學。它們常使我想到從前的北大和燕京：一個平民，一個貴族……」於是我查找相關資料，發現在中國大學最為集中的北京、上海兩地，已經消失的著名大學不只燕京大學一所，不妨摘抄作簡介如下。

燕京大學

到過北京大學的人都知道，它的「燕園」最令人神往，殊不知「燕園」就是原來燕京大學（Yenching University）的校園，其建築成為燕大古蹟。

燕京大學是由美國基督教會在北平辦的大學。一九一九年由北通州協和大學、北京匯文大學合併而成；次年，華北女子協和大學也併入。抗戰期間的一九四二年遷往成都，一九四六年遷回北京。設文、理、法三學院。它是近代中國規模最大、質量最好、環境優美的大學。司徒雷登任校長，曾與美國哈佛大學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學社，在國內外聲名大噪。說它「貴族」，指其學生大多是富裕人家孩子，尤多女生，設有女校。

新中國成立後，一九五一年燕京大學由人民政府接管，一九五二年進行整併：文科、理科併入北京大學，工科併入清華大學，法學院、社會學系併入北京政法學院（今中國政法大學）。校舍由北大接收。

輔仁大學

當年與北大、清華、燕京齊名的北京（平）四大名校之一的輔仁大學（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前身是一九二五年由羅馬教廷（天主教）在北京開辦的輔仁社，為大學預科，後更名輔仁大學，開設文科。抗戰時期擴充校舍，先後設文、理、教育三學院。

一九五一年由人民政府接管。一九五二年在中國高校院系調整中被撤銷，其校舍劃入北京師範大學的北校區（現為北京師大繼續教育學院）。人員與系所編制則分別併入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政法大學、中央財經大學等。

聖約翰大學

中國首個全英語授課的大學是上海聖約翰大學（Saint Johns University）。它是由美國基督教會最初於一八七九年在上海設立聖約翰書院，一八九二年添設大學部，一九〇六年正式改為大學，以「光與真理」為校訓。先後設置神、文、理、醫、工等學院，有「東方哈佛」和「外交人才養成所」之雅稱，創下了民國教育的多項第一，尤其是在體育教育上遙遙領先。它是中國近代最著名的大學之一，也是在華辦學時間最長的一所教會學校。該校培育了林語堂、張愛玲、鄒韜奮、顧維鈞、朱子文、榮毅仁、劉鴻生、貝聿銘、施肇基等一大批傑出人物。

一九五一年該校由人民政府接管；一九五二年被分拆至上海各高校後解散，原校址給華東政法大學。

震旦大學

上海舊時另一所國內外知名的高校是震旦大學（Aurora University）。「震旦」是印度對中國的舊稱（佛教經籍中把Cinisthana譯作震旦）。一九〇三年法國天主教會上海徐家匯天文台舊址創辦了震旦大學，所設學科有語文、象數、格物、致知四門。

一九五一年該校由人民政府接管；一九五二年中國高校院系調整，震旦大學各院系分別併入上海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同濟大學等。

我的帆布床底

冰谷

深信不少人都希望床底有金，我也一樣。因為床底藏金，顯示非常即貴。不過在我，這只屬不着邊際的亂想。

我小時候家貧，睡的是帆布床，床底是泥地；雖是棟獨立式住家，然亞答蓋頂，粗板圍牆，即使日夜不門閉，也沒有小觀鏡這麼不堪風雨的陋屋。雙親靠兩支膠刀餬口，隔夜糧也有限，所以，床底何來金銀珠寶這些身外物！

當年在鄉下，孩童睡帆布床極普遍；記得許友彬、江上舟兩位仁兄也寫過，他們在童年都和我一樣，每晚都在帆布與枋木交叉釘成的軟床尋夢。雖然多次搬遷，但「亞答屋」似乎是我童、少年的宿命，那張帆布床自然也和我不離不捨，風雨同儕。

白帆布比藍粗布耐久、耐用，但終究是腐物，常常是靠近橫枋處撕裂，那是承受力的極點。幸好拆換容易，帆布又不貴；不需勞煩木匠，我把鐵錘、十來支釘子，爸爸媽媽都可以更新；所以我從未有過無處安枕之慮。

我靠帆布床度過青澀的日子。直到我高中畢業，升學無望，無奈離鄉投奔園丘，當一名小管工，才作別夜夜我入夢的帆布床，跳上一張陳舊無比的鐵架彈簧床。因為居所是高腳樓，所以床底不再見泥地，而是縫隙條狀的木板。

彈簧床上雖鋪了塊墊褥，轉側間感覺上卻不如故鄉陋屋裡的帆布床舒坦，這或許是夢裡猶知身是客作祟吧。唯一的優點是，沒有貓兒來我的床底生「金」——拉屎。鄉間多林木，遍布枯枝殘葉，自然也多鼠輩，所以幾乎家家都養貓。貓解鼠患，但貓也有令人討厭的地方，就是隨地拉屎；而且貓屎的臭味，縱使大傷風鼻塞也難忍。臭味還在其次，要命是貓在生「金」之後，為了掩飾醜事，順勢悄悄地蓋上一層鬆泥，以為這樣就神不知鬼不覺了。

其實那掩蓋才是我的致命傷。每每，等到我鑽進蚊帳，在帆布床上約會周公那刻，睜眼睜睜間一陣陣鼻難忍的奇臭像縷縷冤魂，幽幽忽忽，迫使我霍然躍起，暫時遺棄夢境，尋找那臭香的原來。第一次遭遇我不知是貓作孽，以為死了老鼠，東尋西搜，學狗挺鼻拚命吸氣，吸到幾近嘔吐才發現那坨微微凸起的泥塵，底下堆着貓的羞恥物。

半夜裡不敢驚動家人，於是，自個兒找來簸箕和椰骨掃，將貓屎和泥沙一併掃走；忙碌了好久，在門檻跨出路進好幾趟，總算清除掉不堪入鼻的穢氣，但連夢也一起清除了。過後，帆布床底藏金的事重復過幾次，逼得我無奈只有將床底的泥土灌濕；貓性水，我這才獲得安寧。

紫砂世界的喧囂

陳旻

文化 俚語



打開微信，便看見宜興朋友的詢問：「最近怎麼沒有消息了？」朋友一直在等我去宜興，一同再去拜訪「紫砂大師」們。而我，卻分明感覺到自已對紫砂的满腔熱情在一點點的冷卻。因為，這近十年間，我目睹着紫砂市場的翻雲覆雨，真切地感受到了原本素面素心的紫砂已經渾樸不再。

二〇〇六年，我與當時的《大周刊》總編輯李劍諸說好每周給他們雜誌寫一個紫砂人物，每期刊用兩至三個頁碼。當年七月，我採訪的第一個紫砂藝人是汪成瓊。當我在他的工作室內看到被他隆重地陳列在展櫃裡用於二〇〇五年東盟博覽會的那批花裡胡哨的紫砂壺時，對紫砂藝術毫無審美水準的我由衷地驚嘆「真漂亮！」汪成瓊自豪地告訴我，這一把國禮壺全是孤本，是贈送給博覽會與會外國領導人的，壺身上分別刻有外國元首的名字。我在稿子裡用熱情的文字讚美道：「不難想像，當元首們端起這把浸潤着中國傳統文化的中國獨有的紫砂壺，輕盈的壺身和舒適的把手所特有的韻味便很快瀰漫全身，這美輪美奐的工藝，伴隨着吉祥的名字，會長久地貼貼心靈。」

之後，每周刊登一期的紫砂人物，逼得我馬不停蹄地奔波往返於宜興與南京之間。每次去宜興連續採訪三至四位紫砂藝人，回來後集中寫完發給《大周刊》，待用完完時趕緊再去宜興採寫。

那些日子裡的我，勤奮而不知疲倦，心中充滿了對紫砂世界的好奇，每回去宜興都興致勃勃，由此認識了許多紫砂人，既有葛明祥、周定芳、邱玉林、吳銘、黃旭峰等紫砂業界佼佼者，也有初出茅廬的紫砂新秀。更多的是日復一日埋頭做壺籍籍無名的紫砂工匠。

採訪中我發現，很多本土的紫砂藝人文化程度並不高，初中、高中居多，有很多老藝人只有小學文化甚至根本不識字。二〇〇六年八月，我採訪了一位曾開了八年拖拉機，為製壺工匠們運送紫砂泥的紫砂藝人，他是在三十歲那年才開始學做紫砂壺。他做的是難度較大的絞泥紫砂。絞泥是將幾種不同色澤的泥料相結合，形成一種行雲流水般的藝術效果。這位昔日拖拉機手製作的絞泥紫砂壺，「絞」出來的紋樣，居然勝過了筆墨效果。而這種泥料的巧妙調配，使得泥色渾然天成、紋理自然。而我在採訪時問他對紫砂文化的理解與傳承感悟、問他是如何形成對做紫砂壺的個性表達，等等。可隨便你怎麼問，他只是擦着額頭上因緊張而不斷冒出的汗重複著一句答案：「我就是天天做。」

沒錯，他的確是天天做壺。我恍悟：原來人類對美的感悟是與生俱來的，但表達美卻可以是個性獨具的。正如記者用文字表達，舞蹈演員用肢體演繹，而「拖拉機手」的表達卻是手藝。由此，我理解了為什麼



風靡港台的朱泥紫砂壺（葛明祥製作）

麼那麼多紫砂藝人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卻依然能做出一手好壺的重要原因。

眼光是積澱出來的，漸漸地，我對紫砂文化的感悟與審美能力不斷在提升，能辨出一把紫砂壺所蘊藉的韻致與功力。

宜興紫砂市場的興盛緣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台灣的紫砂熱。二十世紀初，內地的紫砂市場開始升溫，在官場與生意場上，喝茶比吃飯重要了。宜興的紫砂人不再淡定。他們忙着評職稱、參加各種展覽、拿各種評獎證書、千方百計把自己的壺送進「中南海紫雲閣」，換取一張證書以抬高身價。絕大多數紫砂藝人的工作間牆上醒目地掛着與要人、官員、演員的合影，紛紛自稱為某某大師的傳人，目的就是一個——賣壺。市場上紫砂壺的價格在以每年上漲兩成的速度在攀升。

往來宜興多年，在我所接觸的兩百餘位紫砂藝人中，葛明祥最令我敬重。他的名言是「假如金錢就是藝術，鈔票就是藝術品的話，那真正的藝術家就不需要去很辛辛苦苦地創造藝術品，讓人家去欣賞鈔票就是了……」。葛明祥是位對紫砂藝術真誠付出並傾其生命的紫砂人，他沒有去順應市場評職稱抬壺價，也沒有像宜興眾多的紫砂藝人那樣，以一種工藝來不斷重複自己。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葛明祥創作的「祥陶」系列紫砂壺在台灣、香港成為搶手貨，「祥陶」在港、台玩壺人心目中成為了高端品牌。

面對宜興紫砂界因利益驅動，大量粗製濫造、仿冒雷同的風氣，葛明祥認為，凡事先做人。假如一個人對自己的人格形象也不負責任時，還有可能對自己的「作品」負責嗎？還能對自己的客戶、藏家負責嗎？當人們接受一件作品時，首先是接受作者的人格精



茶禪一味 筋紋石瓢壺

（張明強製作）



合菱壺

（張明強製作）

藍天玫瑰

陳志宏

人生 在線



十九歲那年，劉洋以好奇心之心，打下人生第一根樁柱，給巍峨大廈澆注第一次混凝土。

那一年，空軍第一次在河南面向高中畢業生納新，經老師推薦下，她也去報考，過五關斬六將，最後闖關成功。眼看要飛向藍天，父母卻攔住她，說女孩子當飛行員太苦了，也很危險，還是不去吧。劉洋屢屢勸解、寬慰父母，堅持自己的主張。沉靜的她對父母勸說道：「沒事啦，我喜歡在藍天上翱翔……」

父母沒有再行阻止，劉洋成了省裡第一批當上飛行員的女孩。

兒行千里母擔憂。她第一次參加高空跳傘前夕，母親獲知此情，一顆心糾得緊。劉洋倒能沉住氣，沒事似地打電話給母親：「不就是跳傘嗎，沒問題，安全得很，何況有教練，我們很安全的。你就放心吧。」她跳傘後，因為新奇激動，竟然忘了給父母報平安。遠在家鄉的父母，卻忐忑不安地擔心了一天。直到她的電話打回家，才疏解了緊張，一顆懸心才落了地。

這一次，劉洋深刻印象，遠在家鄉的父母時時刻刻在擔心着自己呀。為了不讓父母牽掛，和家人聯繫時，報喜成了主旋律。訓練再苦再累，自己咬牙堅持，請給父母聽的時候，春風化雨，像沒事人似的。

苦累是經，堅持是緯，而沉靜是人生經緯上的寶貴珍珠，在她每一個困難時刻，愈發顯得熠熠生輝。

經過四年航校的專業訓練，劉洋被分配到素有「女飛行員搖籃」之稱航空兵某部。

歷了一次險，讓戰友對劉洋的沉靜，不由地豎起大拇指。當時，劉洋駕駛戰機飛翔在藍天之上，進入儀表飛行狀態，剛一發出「收起落架」指令，便看見一股鮮血直噴到擋風玻璃上。剎那間，機艙

內瀰漫着一股焦糊味。凶險隨機而來……

劉洋憑直覺判斷，是鳥撞上飛機了。面對危機，她異常鎮靜，與機組人員協同作戰，硬是將飛機成功著陸。下機檢查，發現十八隻信鴿撞機，有兩隻被吸進了飛機的吸氣管道。如果處置不當，機毀人亡的慘劇就不可避免。

一顆沉靜的心，一種執著於藍天的毅力，孵化出對飛行的熱愛，對藍天異乎尋常的天才般的融合感。故而，神舟九號飛向太空挑選兩名女航天員的時候，劉洋憑藉自己的堅持和沉靜，成了中國第一位直衝漢霄的女航天員，被人親切地譽為「神女」。

劉洋口才好，素來喜歡朗誦，曾在一次英語演講大賽中，激情昂揚地發表自己的宣言：「要堅持到最後／推開窗外／就會發現你的玫瑰正在盛開……」

憑藉着沉靜之心，堅持之姿，劉洋成爲一朵盛開在藍天的玫瑰，花香滿天宮。神女已長成，當驚世界殊。

周蓮與「佛跳牆」及其他

張昌華

人與事



我知道周蓮這個名字，始於佛跳牆。佛跳牆是福建一道名菜。我去年公出福州，友人請客點了佛跳牆。我問典出何處。朋友說，光緒年間福州官錢局一官員宴請福建布政使周蓮。他太太主廚，用紹興的酒釀子裝雞、鴨、羊肉、豬肚、雞蛋及海產品燴成一鍋。周蓮食之，讚口不絕，令衙門廚子專習此藝。那廚子又作偽，色香味更佳，轟動榕城。後來，這廚子自己開了家「聚春園」飯莊，主管這道菜。一位秀才吃了覺得好吃問菜名。店小二說「鑊子燴菜」，秀才說不雅，詩興大發唱道：「壇啓香氳鑊四鄰，佛聞棄禮跳牆來。周蓮，祖籍貴州貴陽，父周際霖任同治光緒年間福州知府，頗有政聲。周蓮中秀才又考取貢生，得時為雲南曲靖知府，伯父保舉為候補知縣（此舉是「內舉不避親」還是「裙帶關係」說不清），赴京靜候吏部任用。周蓮閉居京華無事，一日在街上躍躍，見一魏帶團扇的府第，不禁駐足觀望。門房見來者其貌不凡，衣冠楚楚疑為賓客，遂問是否要來見王爺。周蓮腦子靈活，隨機應答，從容求見王爺。周蓮手牌（名片），大大方方地隨門房入府，始知此王爺乃是清末大臣、洋務派首領恭親王奕訢。

奕訢當時因諫阻和園事，惹老佛爺慈禧不悅，被免職賦閒枯坐家中；門庭冷落之際，忽見有人拜訪，自然高興。接談中見周蓮風度謙恭，談吐不俗，又洞達民意，頗為欣賞。

奕訢愛才，敘後賜茶點八包，差人送周蓮住所。光緒二十五年，周蓮分發江蘇，在戶部尚書劉銘傳麾下效力，督修浙江海堤。海堤工程預期竣工，獲升福建漳龍道。是時，閩浙一帶海盜猖獗，當局處置不力，督撫沿海同盟，警匪一家魚肉百姓者。督撫上報朝廷，請調勝任者來「維穩」。恰此時奕訢復職，任軍機處領班軍機大臣。他想起當年向他請益的周蓮，委其為廈門道。周蓮一多係本土貧民，飢饉生盜賊也。他們漂蕩海上，活如游龍，行蹤不定，緝捕甚難。周蓮改變思路，以「懷柔」一巧取，即招安平亂。周蓮遣人員士卒便服簡裝，混跡於官方與匪徒之間，周蓮審智，從容面對，先申明大義，後曉諭利害，再動海匪一紙。談話中，匪首態度傲慢，不從一談。周蓮察其意，旋又調福建建政布政使。

周蓮主政閩東八年，政績卓著，河清海晏，獲賞頭品頂戴，雙眼花翎，黃馬褂，仕途一片燦爛。他任滿赴京候升，躊躇滿志。可宮廷正「九千歲」李蓮英擅權，狐黨成群，賣官鬻爵，風靡官場。買官價碼高得嚇人，安徽巡撫一職，索銀五萬兩，黑龍江巡撫高達三十萬兩。周蓮這等「佛」，素以清廉自律，他怎麼也「跳」不過李蓮英這堵「牆」。他目睹官場已病入膏肓，國事危殆，在任途無望下歸隱田園。回到「桃花源」——故土江蘇如皋，以詩酒文令，頤養天年。卒於民國九年，葬於如皋南鄉。